

獐

園

繪圖第十四目錄

妖孽

妖蛇一

妖蛇二

妖蛇三

妖蛇四

妖蛇五

妖蛇六

妖蛇七

狐妖一

狐妖二

狐妖三

狐妖四

狐妖五

狐妖六

狐妖七

狐妖八

狐妖九

狐妖十

狐妖十一

狐妖十二

猿妖一

猿妖二

猿妖三

馬精

驢言

牛天錫

豕妖一

豕妖二

雞怪

鼠鼠

黃鼠精

蚕化為美女

黃楊一官人

項家帳

帚精

柏板精

宅魔一

宅魔二

宅魔三

妖術一

妖術二

妖術三

妖術四

石紋一

石紋二

石紋三

石馬

金銀精

床下狗

雞雜鼠

海嘯

画墙

袖掌化魚

紅沙熬

土熬

水上花

繪園第十四目録終

繪園第十四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謨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妖孽

妖蛇一

御史某巡按廣東行部至某縣路逢一綠衣女子流  
紗渚次御史目之噴：不已憑于車轍朗吟蘇長公  
詞曰天涯何處無芳草其夜宿行臺內忽飄異香于  
枕上有頃聞排戶之聲見一女即衣深綠衫子姿形  
妖麗令人魂蕩問其來求薦枕席御史端相死然遂  
中所遇者喜不自勝便令滅燭共展綉纒比曉復去



爾後夜：皆至情好轉篤然腥臊之氣逆人鼻不可  
近左右皆聞之惟御史不知也於是俟其夜至悉持  
器械伏戶外跡而捕之乃一小綠蛇因共饜焉御史  
大怖困病數月幾死王徵君言

妖蛇二

廬陵蕭棟擢萬曆壬辰進士策官至右叅政自言其  
家妖怪頗多竒變不測初營造宮室不知其地故是  
妖蛇穴也先一夕叅政侍其封公寢二更後夢一婦  
人白帕蒙首及項身著青衣自稱一家數口在使君  
宅中累世妾是主母幸不見殺言訖叅政驚寤以白  
封公趣披衣起欲出推驗封公止之曰夢不足憑耳

既就寢復夢如初，于是恭政又趨披衣起，而家奴已擊殺一白頸青蛇死矣。救之無及，遣奴至百，其夕太夫人夢蛇索命，因病于床。恭政乃為蛇立廟，後園以香、火、事之。淫祀與妖孽作，自爾蕭家無寧寢矣。先是恭政家有陂池百畝，可浮數石之舟。後池上夜數見光怪，恭政亦以斃蛇事心生疑懼，議欲移居西策，擇日而入宅。忽有大蜘蛛當門，廣如車輪，衆合手撲去，復變成一大蜘蛛，網于簷角。甫入中堂，有群鼠數百，魚貫而出口，嚼瓦片，紛紜擲人。滅獲男女輩頭面悉被損壞，各環視莫敢近。前驚顧之間，已失鼠所在。恭政之妹晨起，方索深盆洗沐地下，募湧出一人頭。

如立斜栲栳大瞋目開口貌類魑魅而無身時孩子  
福兒見之驚叫疾走逡巡福兒之頭亦漲大與屋脊  
高為棟為礙久之聞棟上作墮塌聲又有二碩鼠墜  
地鼠大于犬逐之至屋角則化為二瓦自相鬪擊而  
碎于地俄而福兒形軀漸縮入棟上復其故狀家  
人梯取之而下踰時乃蘇一日太夫人病起登樓將  
曝茶盃忽見樓上有緇衣比丘約可五十餘衆老少  
雜坐簇談偶語見太夫人至奔聲合掌梵唄急走下  
樓呼家人集衆往擒都亡所見周視四旁扁鑰甚固  
巖然塵埃而已又一日蕭夫人登樓檢理衣篋繚啟  
箒出衣陡然火起篋中撲滅不及奔下樓召左右往

救、都不見有火、衣亦無損、叅政嘗過吳門、詣王徵君  
座上、言盡如吾家狡幻、可著點鬼簿矣、後丙午歲、由  
左叅署浙中臬、政在杭城、廉察院中適鞠寃獄、不理  
遂得病、二將劇強起、據案投筆、修道書付家人、白晝  
見一長人、頭若方相、有數千眼、動瞬可憎、立于床前、  
伸手捉住其筆、三不得下、乃死、

妖蛇三

萬曆間、西蜀某縣公廨中、數生奇怪、身如獸、目如電、  
拉羅屏障、撥亂文章、千變萬化、累年不息、令入廨見  
怪、輒怖死、後矣、令至、又輒怖死、如初、由是給符其地  
者、相約不入廨、儼民間空宅安置、僻遂荒、最後一令

年少而有膽氣笑曰妖不勝德天下何有怪乎使治  
故辭以居左右並諫不聽遂居之既入厭妖便未戲  
于前稍進為燕寢見有大蛇長數丈橫亘廳事中俄  
然人立而行頭觸平脊之上矣令心雖怪若為弗見  
復入臥內逡巡不覺自身已化為蛇左右亦驚視曰  
明府為蛇矚矚之間蛇令形軀漸長及倍于妖  
堂不能容左右皆褰倒伏地尋復縮短忽而短又忽  
而長報其妻子大小俱至莫不惶懼踊哭久之蛇復還  
為令身如故衆驚始定然令身或長或短或隱或見  
如此甚數人知其妖未已也初令着衣冠入厭後止  
見身不見衣冠有時止見衣冠而不見身左右移床

臥之多人看守、又時見衣衾終不見、令家號咷、計  
無奈何、有監司某、自處剛正、神氣湛然、其威儀入令  
解、就床問訊、不應、推索其故、果止有衣冠而已、中實  
無身、乃叱左右縛令衣冠、自為文以告于城隍之神、  
并以所縛衣冠致之、停吏待、及至夜、寂然、吏明日晨  
起、向神案前拈香、見衣冠中蠕蠕而動、謹伺之、忽伸  
出一手、長三尺餘、遍掌生毛、顰黑可駭、復作敬求、縱  
筆寫責詞、其辭云、某務農良民也、為仇陷盜、往令不  
察、即日與盜俱死、啣冤訴上帝、不之報、魂無所依、  
遂往託于蛇胎、拋解為祟、後先殺二令、併此將三、謹  
狀、馬畢、倏被縮入、驗無見矣、吏馳報監司、監司駭以

為神鈴下忽傳辭中已復令真形于床恍如夢魘于  
是監司再詣問之神猶不足都無所記怪從是絕士  
子十月邵武太守嚴激說此

妖蛇四

吳縣小壩有載石船行至跨塘路八里許矣忽見船  
中盤一大花蛇長六七尺身斑文如錦鱗昂頭欲起  
舡人將擊殺之有從旁禁止不可乃聽其蜿蜒上岸  
暫停舡伺之時畊夫數人散置簞笠于田中荷鋤勤  
墾其蛇便騰入一簞笠之下眾畊夫不見也逡巡間  
黑風暴起驟雨從東南來畊夫各馳取簞笠見一人  
見至蛇所大驚蛇便直前搏噬將此人咽喉嚙斷血

流滂沛、踏地立死、于是衆畊夫併力奮躍、攻擊其蛇、  
猝被逸去、不知其所在、爲按朝野僉載嶺南有報冤  
蛇、人触之、即三五里隨身而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  
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其說如此、今石缸之蛇、隨至  
七八里外、卒斷其人、之嗾以死、豈非怨毒之甚者乎、

妖蛇五

烏程縣御連先生沈桐、嘉靖末、應浙右鄉、奉甚有名、  
稱其年封公、與之偕行、舍于杭城、逆旅、試期迫矣、宵  
分忽寤、大呼指痛、號叫之聲異常、封公驚起、遽命人  
輩取火來視、既至、見大赤斑蛇長二三丈、盤繞林下、  
昂頭入被、嚙定中指、不肯放人輩、涕唾、奔覓器械、將



擊之沈曰是冤對不可殺也乃為誓以祝于蛇曰某  
多生劫中定有所負故今日見噬耳如蒙釋宥趣延  
沙門轉經故憾遂汝于錢唐中雲與騰霧而去後今  
以後凡所累積悉歸于汝敢忘不死之恩作此語已  
蛇便搖頭良久徐：放下其指蜿蜒如故而此指已  
兩孔相貫若錐刺然于是馳召弄蛇人至使療之蛇  
人惶駭急用繒索拴縛其右臂之半甚固自半已下  
再三持之捺及百會從患處下紫血一二升色如棗  
子汁須臾變成黑色或云是怨毒之氣所鍾也蛇人  
喜曰無憂矣但郎君名場之期業已參差此行不須  
更望也沈遂不入闈而返後傳良藥歲餘獲痊此掌

屈伸如舊比至後科始領鄉薦聯捷進士策沈公感  
悟寬對之理慚悔無及堅行善事戒殺放生踰大耋  
至今康強過人必談蛇報鄉里皆化之焉管珍秀才  
所述

妖蛇六

蘇州昌門下新橋府學秀才王化邦人頗修謹家以  
治埴為業萬曆甲寅春因取息下榻上見一小綠蛇  
緣壁而起蜿蜒枕席間驀然走入其鼻王倉卒驚呼  
又落腸中矣頃臾覺臟腑為其啞食盤旋屈曲漸  
周于支軀痛極踏地殆不能忍然是物出入無定時  
或從口中或從耳鼻王亦不知竟也諸匠莫能療之

有人視者皆曰此寃業所為其家遂延沙門頂禮梁  
皇憾之已蛇竟妄作黃鼠郎數頭後來徵逐纏擾如  
故王素不信罪福報應之說自是改心白法寄宿招  
提至今不敢舍于家錢允治說

妖蛇七

昔年間吳興諸生郎傑過鉛于廟就地下溺見有棄  
紙溺之坐廟門少頃乞兒過以竹杖撥所見棄紙傑  
問故乞兒曰有小蛇蟠此撥之傑曰吾見棄紙何得  
有蛇豈蛇藏紙下耶又少頃一白馬少年過輒勒馬  
就地拾置袖中傑追問何物少年曰誰遺一青錦鞞  
囊故拾之出視溺痕尚濕又有碎跡是竹杖所撥處

中藏銀指環一雙、疑婦人信物也。傑具說所見各：  
嘆異而別。

狐妖一

京師民家所居屋下、多野狐窟宅。表伯封中舍人、蚺  
貢未遇時、嘗為人解運至京、自言住一中貴家、其家  
有高臺、每夜更深月上、貢戴身于樹影中、窺見老狐  
取鬮、謔戴其首、望月而拜。數百下、畢、夜半後、便變  
為好婦形、或美少年狀、踐空躡虛、穿垣度隙、未往屋  
角、雜栖間、徑捷如飛。天曉而形復如舊矣。又言狐形  
如黑犬、音如嬰兒、或前或後、常搖尾戲于空暗處。家  
人出入、多為所絆。了不之異。晝則潛匿、夜則縱橫。性

嗜婦人室女經血、京師民家平日開門、棄忠穢于溝  
中、爭來噉盡、人不見之、其成精鬼、益以此而南方不  
然、故狐北多南少、諺云、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鵲、豈  
虛語哉、

狐妖二

北京椿樹樹、相近西南頭、有故緹帥朱希孝空宅  
子、窮極宏敞、相傳其中舊為野狐所據、世廟時楚  
人李鄉擢第後、需次謁選、從緹帥假居、帥曰、某非為  
先輩歟、但此宅素凶、狐鬼之物、群聚其下、自來無人  
居也、鄉固請不得已許之、初入門、微聞兩廡間切切  
私語、遂巡又聞悉、窺人行、聲鄉瞻顧、次見東頭小弄

中有二十餘人出，老者少者，矮者長者，鬚鬢有美姿容者，悉戴平頂帽，衣皂衣，與京師人裝飾無異。列拜于庭下，鄉心知是狐屬也，了不驚怪。惟從容謂曰：某家在數千里外，羈紲于此，舉目異鄉，汝輩莫思相害。衆應聲曰：願服役即君，何敢相害。鄉本寒素，方資行李，由是一切烹飪掃除，呼喚驅使，並得其力。敏給勝于家人，但約不出市中買辦耳。居歲餘，鄉就教補吳中郡博，出都之日，冰囊塵甑，羣狐劇百金贈裘，又遺絲纈錦綺，所費甚多。牽衣大慟而別，李亦為之泣。然既至吳，消息往還不絕。王徵君方客緹帥家，見之。

北京安福衙門魯家、有狐狸聚其室中、晝則出遊、不見其形、惟一禿髮女子見之、飲食供具皆其奔走、日漸暮、始見形、方巾胡帽、彈子巾、各色衣飾、及老少肥瘠、好醜、短長、無不異狀、列坐長桌、呼盧喝采、與人無別、善言未來休咎、王公貴戚、咸詣問之、惟奉子功名事不言、云此大事、吾師所知、然師亦不肯言、恐獲譴于天、廷耳叩者、但聞其聲在帳中出、亦復與人寂寥、曠其師即所云天狐也、武林張雲鵬秀才館于京師、數從諸公往問、壬子春南還、為余述焉。

狐妖四

近有京兆翰林者、忘其名、衣纓之子、未及第前、欲娶

燕姬為妾適開洛中許舉人新絃未續將聘椿樹榭  
榭朱家宅中某太之之女有國色資裝富盛章心艷  
之私于媒氏云為某諧此絲蘿當厚贈媒云許家娘  
子止過娶為繼室郎君何所用此章係云某未婚正  
湏娼作撮合山也媒利其啗便諾云去方久還言太  
太甚喜設席以待章遂具二十金為羔鴈之禮修刺  
往謁既至層廊曲室經歷數重迺達中堂房館靚深  
花竹紛列所設屏障皆奇石古畫及幙毯茵馮之類  
潔而不華真舊家之門第也方拱立以俟有兩青衣  
小鬟自內出設榻延坐具茶須臾復有綠幘少年一  
人亦自內出叩頭傳語云太方饋面次面亦未燥



冀郎君少淹，韋益心動久之，微聞珮環聲，太<sub>二</sub>出矣。  
可稱五十許人，粧飾淡雅，舉止可觀。韋望而敬之，再  
三陳謝。茶至，叙溫涼，臬便問韋業何經。韋荅以周易。  
因與韋講易咸卦一章，頗通大義。頃之，又談春秋，熟  
如注水。韋舌喋莫能置，對索韋扇頭詩吟諷一遍。隨  
口和韻，立成五章。命看衣取筆，研<sub>一</sub>劈五色絲牋題之。  
韋但俛首歎羨而已。遂張燕留款酒，散珍怪果，實豐  
碩。多有未名之物，席上所論，又多朝政國策及天下  
大計。東指建夷，西稱突厥，詞氣高邁，深有士風。韋益  
駭異，因測避席唯<sub>一</sub>，乃曰：秀才將來大貴，宜留心時  
事。間暇頻來講求，第慮敝居卑隘，不可安上客。寧有

間耶韋復遜謝而別但寂然不聞秦晉之議復以徵  
媒：喜入白復還即致太之命曰此姻連小輩既  
辱郎君高義敢不允從別築秦樓以待鳳簫声下耳  
使議四百金行聘選吉未遂明日韋再過訪求一見  
其女竟不能得又話移時而出既出內中傳語于韋  
云此後來過慎幸與他少年俱也先是韋之鄉人某  
公子強欲隨行易衣幘雜群厮中為彼所識耳韋後  
發其事于倚葦不諧好速尋再詣之不出見矣自是  
絕不復相聞矣推索所居其門外尚有故朱家館吏  
在呼訊之吏云此宅空久不曾有人住亦並言太之  
之說乃知老狐所為也韋恍然自失終不信其怪物

旬日後遂發大魁妖不勝德豈偶然於庚戌夏仲太原徵君與黎陽丁雲鵬共集草堂徵君竊話其事

狐妖五

順成門外張氏夫婦生三子尚幼家有小園池忽一日客自外至修髯偉容自稱是至親見君家質業旁落欲共相扶助但不敢與門外事耳其家初則見詠後亦相安諸凡中外事務部署綜理咸有條貫如是者三年每事利益曾無疾病死喪其年主人生第三子客曰此子生自應大其門戶吾無庸更留矣檢校倉廩什器之類簿籍并如算得兩年子錢若干拜辭而去或云地近丘陵塚墓其中多野狐窟穴張氏所

怪人、突抓屬也、董太史其昌所說

狐妖六

京師宋氏、曾有白鬚老公詣門、其人甚儒雅、入堂中、與之語言、頗清遠、辯論亦博、第云老年無依、求一空室棲身、無他混也、宋氏容之、廡下窺其案頭、惟書一卷而已、此公平居但讀書、皆古文字、不可識、忽一日、謂宋氏曰、某有親、既在京師者、年濶已久、將借華堂置酒邀會、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敬奉酒、皆不識可否、宋氏許諾、便請卜日、為老公具饌、客其日、過午、有僕馬車乘至門、急出迎、則皆古衣冠偉人物、中有朱紫、凡數十人、笑談竟日、情甚歡洽、讌畢、仍送出門、揖讓登車而去、問之市人、都無所見、明日又設饌、召

女客亦有婦人數十，珠圍翠咽，香車載塗，問之市人，又都無所見。于是宋氏甚怪之，謀訟于明神先之都城隍廟，後之關壯穆廟，最後又請于東嶽天齊王廟中，每五鼓謁廟，則老公先在神前，喲：「祝告宋氏，噤不能吐。」一斃嶽廟庭中，有大石塊，急拾以擊之。此老公忽跳于屋簷上，謂曰：「某始相依，君何故忽懷異念？今訴我于嶽帝之前，無能難我矣。」徵遂宋氏而歸。由是拉羅喧鬧，晝夜不安。宋氏無奈之何，翁婦叩頭避謝，願改事如初。約以三年如期遁去。後宋氏詣卜師質疑，師云：「此是天狐獲譴，避于人間，限滿而去，不

異也。其家後亦無他。京山李季公說。

狐妖七

山西饒指揮郊行路進一麗人。自云喪夫求寄戴饒云。我方喪妻可詣伉儷遂全歸。生三子。長為大將。次亦偏裨。一日香車經過。往昔相逢處。亟命止之。潛行至大坎下。有穴。便從穴中入。明日往視。有北狐墮焉。

狐妖八

癸丑春杭州捕兒橋有一雄狐。每日至晚。變為美少年。迷惑往來。淫夫有獨行者。便隨之去。杭人多好外見。輒引婦淫狎。日漸症瘡成病。乃知狐祟所為。

狐妖九

近年間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民莽狐成群其家多  
為所惱老公甚厭之恒欲料理奈袖短劍以伺一日  
忽見有白狐一頭從藁積中躍出直前搏噬老公老  
公怒便抽劍奮擊此狐遂倒聽其聲類小兒啼細而  
看之乃是鄰舍五歲孩子誤中劍死流血殷地矣老  
公茫然計無奈何與妻子謀共掩覆鄰舍驚聞遽往  
驗看見兒死大慟老公具言誤殺之狀蓋狐魅所為  
也鄰舍父母兄弟皆號咷縛取老公索命閻里亦  
忿然不平趣令陳牒以訴于官：推鞠數回委無異  
辭竟以死論遂收老公下獄積半年所矣此狐在家  
墓于空中作靈語云主人本欲殺狐：今反殺主人

終能向狐祈請，采能則抱鄰兒，還可出主人于獄也。其家聞言，大小哀祈，狐曰：「必主人作書乞灵于我方許周旋，不則無益。」徒取困耳。左右奔告獄中，老公懇為屈伏，老公笑曰：「身年六十七，八大期將至，殺人之罪，徃因所招有死而已，終不向妖魅求憐也。老人既不為動，狐亦終不允。從彼此相持，又經旬日，而家中大小哀祈如故，狐漸見許，乃約以某日某時送還。至期，從倚俟之，果見此狐從空中逸出，鄰舍孩子來，死然無恙，視其精神如睡初醒耳。合家稱慶，鄰舍喜不自勝。問兒向何處采兒，曰：「徃有一老女人，將我至天上，飼以珍果美食，其樂無比。於是抱兒徃白于官。」



大駭。臣命伍伯發。從兒擋中。乃一死白犬也。由已。蛆  
腐臭不可近。老公寬自爾得雪。吳人戚伯堅北游。親  
覩其異。歸而話于座人。

狐妖十

蘇州浙野孔承寵。自稱曲阜聖裔。能讀萬曆中丹徒  
令欲修金山志。託往金山博訪事跡。時方秋暑。舍于  
僧房。一日薄暮。與僧閒走寺門。望見江中片舸。鼓柁  
而來。既抵岸。便住。有美少年。烏帽綠鞵。瑪瑙長簪。又  
粧茉莉身衣。白草紗帽。茜紅練屐。鞞而不履。突入寺  
門。與僧拱手。求借空房。暫停行李。僧詰之。少年曰。為  
待同伴至。多則一月。少則涉旬。僧曰。某有淨室。賃直

三金少年曰便當奉三金耳承寵從旁相與贊成且見少年風容秀朗音吐鏗鏘謂是名游貴介之流噴噴歎羨因問曰郎君自何而來家何處乎曰松陵承寵曰松陵是吳淞老夫長洲人也合是桑梓遂引與相揖承寵先稱名氏少年曰某胡氏子即周家外甥丈人先輩里閑非遙今夕何夕幸逢萍水賓主酬答之語頗極纏綿俄見侍從五六人結束囊篋安置皆畢連聲呼舟子携花籃上來既至是全真所拄杖頭水火籃也窺視其中燦然上金百餘片堆積稠沓亦無鎖鑰承寵大驚曰如此得無有疎失之虞乎少年笑曰任偷向天上去亦須捕來也便就籃中掣金一

片送僧為賃居之資料之怡重三金其夜僧治共延  
款少年隨請承寵追陪固讓乃坐宴笑之間玄談雅  
論深有士風韻謔清歌兼傾四座夜分而散承寵夢  
迴酒醒展轉疑情莫詳其為何等人矣明日少年便  
作主人邀承寵與僧三四衆設饌珍饌海陸錯陳席  
上共語神仙蛾眉之輩玄素養生之術應聲隨響無  
所不佳問賢經史疑義對之甚有條貫瑩發經索事  
事皆能承寵因請誦詩行酒率然便誦唐人絕句百  
餘章聽而忘倦酒未出橐中所藏卷冊共賞皆古山  
水及他器玩種之精奇文玉駭屎羅列滿案承寵目  
眩魂驚意其非常人亦不訝為他類也相聚經月餉

遺顏多少年常為花柳之遊或經宿不返一夕承寵  
方解衣而寢鍵已下矣少年來別開閣迺前莫測其  
入自說同伴已至不得停留言訖贈金二餅珍重殷  
勤承寵媿不敢當眷戀移時有僮子耳語曰可行矣  
遽辭去忽從牕而出承寵怪之心謂即君何忽如此  
適前相送見其侍從囊篋三四乘悉緣上屋一々凌  
虛達逝疾若風雨悄無所見亦終不聞殘瓦之聲承  
寵方大駭異視其扉下鍵如故明日遇一道士話及  
嘆曰此是天狐非吾所知也

狐奴十一

蘇州府前板梁巷汪徽州家磨麵經營有子入質太

學萬曆乙巳北京鄉試下策道出淮陰市上狎一美  
婦人于逆旅留連數夕情甚相得因挈之南還每夜  
與同嫵媿至五更倏失所在及暮方回了無踪跡生  
常微詰其情怒而不言三年如此汪生病瘖甚矣父  
母移置佛寺中不令家居此婦人坐夜復變形為姣  
男子入與其室人寢處既去被有臊氣方知是狐魅  
所為急迎道流上章設醮百方禁斬終莫能制後遇  
異人取所傳上真符劔召之忽聞甲仗聲乃縛一狐  
墜階下搏頸乞命異人杖而道焉不知所適其家遂  
寧貼而資業蕩然矣

吳江跡沈都憲季文弟人稱小沈三官繇武科歷官  
至西秦副將嘗獨坐燕室中前有大樹扶疏見巨物  
若三斗栲栳大其毛黑色頭面俱隱輒穿入樹叢深  
處藪々有聲使人登樹求索不得周旋廣庭了無所  
見沈心甚惡之命營卒數十持斧鋸繩索伐去其樹  
是夕將滅燈就寢俄見此物從屋脊上飛來直撲牀  
前旋轉不已沈支戟抵之其形漸々縮小頃更如迷  
子如椀如拳驚駭之間已如蜣螂丸矣亟呼左右掩  
取此物便從沈拇指末緣入臂解頃之百骸九竅無  
不肯刺遍身躁擾莫能禳除忽一日此物于腸中作  
鼠語曰某天狐也有小謫罪巢于樹頭修行今毀我

巢矣不得不借將軍七尺之軀為巢無非圓滿行功  
而去敢有他意哉惟將軍曲庇之沈大怒明日為文  
以詛皇天其夜又自聞腸中語曰奈何理某于上帝  
乎帝今命關壯終采討明日某當出戰將軍能相為  
助否沈笑曰沈三郎雖懦猶能佐天神之威翦除妖  
魁焉肯助汝為虐哉及明果去沈竟體中輕爽頗異  
于常急救將吏陳兵仗于底沈身自環甲冑而立大  
旗下其日向午倏有風雷暴至埃霧漲天稍定微聞  
雲際似數百人鼓噪聲少頃空中墜黑毛數斗殷血  
淋漓軍士譁呼相謂曰老魁死矣于是椎牛犒饗夜  
各散退沈既寢又復自聞腸中靈語如初怪而詰之

應曰：天神所殪我者，革叢耳。野狐自有本來面目在，豈得而尽誅耶？今與將軍為約，假舍修行，不出一載。某證果去矣。作是語已，便寂無聲。沈亦無如之何，病免。經年，此物突從足拇指末宛轉而出，自尔怪絕。至今無恙。親向祁大武說。

猿奴一

東陽縣某甲兄弟三人，畊田為業。家漸落，日夜怨其祖父無遺悒。不已，忽一夕夢有丈夫鬚髮皓白，策杖而來，告甲云：我是尔家上世祖也。生時處子孫貧，匿積金一窖，藏後園西北角大桑樹下，去地五尺，五板為志。可亟發為封殖計矣。甲既覺，具述所夢。其弟



乙丙夢亦如之然猶未深信如是連夢者三夕詣婦  
曰何惜小費不一試驗之乎甲遂率其諸弟捕魚剖  
牲禱祭土神以祈多獲于是大具畚鍤併力劊地深  
至五尺許果有石棺二之下漆棺在焉甲疑金在棺  
中因便破棺探視終揭起但見一白髯老翁長丈餘  
可二百餘歲人貌狀若夢中所遇者欠伸而起衆各  
驚喊仍欲推仆瘞之公曰身是四代祖先天使再生  
為門戶作福耳實無他惡意也急走至堂上以次呼  
家中大小姓名歷歷不誤歎曰去家數十年眼前曾  
至乃爾許大也衆不得已遂羅拜為飲食起居如故  
家有休咎必先知之以是敬事如神用敢慢者一日

私謂其孫婦曰：老人中夜足矣，非新婦伴宿，不得酣  
眠，莫可次第來，勿怪我也。諸婦明言甚惡之，悉欲各  
歸母家相避，惶惑未決，所親有識，聞而造焉，皆曰：山  
鬼伎倆，非狐則犬，可共除也。乃迎六丁道士，逐之。道  
士書符作法，此翁亦書符作法，道士冠劍俱失，狼狽  
而歸，因相與謀具牘，遣乙奔請于龍虎山張真人，所  
此翁已知之矣。瞑目大詬而責曰：吾與爾為祖孫，奈  
何具詞訐我！豈畏米張法術，米舉家匿，謝無有翁  
便于袖中，擲出牘，薰紙墨，宛然。且嘆曰：子孫不孝，吾  
不能久居于此矣。經數日，遇一胡僧持鉢詣門，望見  
老翁坐堂上，私謂主人曰：君家妖氣甚重，堂上坐者

非人、乃千歲白猿精也。三日後、當遣使者來取之。是日、老翁神意悽然、中夜遁去、不知所之。過三日、果有二甲士、怒馬疾馳、突入門內、搜索不見、歎息凌空而去。永嘉何白所談。

### 猿奴二

山東某州、忽有一布算術士、皓首龐眉、談人命數奇中、居民張二郎、最狡獪、疑其非人。一日、折刺邀之于家、潛繫一大絛炮于胡床脚、用長葉絛、隔壁穿過、既咣定、叙話方洽、密使人于內取火炷、絛裂聲如雷、光迸一室、術士遂跳入梁上、復其本形、一白猿精也。數責主人輕薄、令其入內少頃、仍變為人、倉皇出門、其

夜即逸去，莫知所適。

猿妖三

蘇州臨頓路蔣甲開布行，生一女極美，萬曆乙酉春，忽有物從空投下，青布百五十匹，堆積在地，甲妻無故得布大喜，昇店賣之，不孰何物也。爾後此女若神不足者，常見一少年往來，出入多在天牕壁角，輕如飄風，來就之偶，凡三晝夜而醒，俄頃又擲白布百五十匹，驗其家號，悉是閭門外徽商程氏，可舖中物，莫測所由致也。首尾三年，家驟富，甲後將嫁此女，廣延道流考究，不驗，反被料理，嘗言押至，店布亦漸漏失，皆本空矣。甲往揚州迎宋相公，惠雲子到家焚符飛

篆迨至新發潘宅子假山中捉出是老猿精也身毛  
鮮白胸前猶挂絳綬香囊籠置東禪寺熾炭燔之其  
心孔凝血如膏取與女服下穢水斗餘病愈至今存

馬精

湖廣承天府寶御市鎮有孀婦姿容頗美年二十而  
娶獨處一空鄉人罕見其面又每日亭午時趨入幃  
中臥午後復起終向暝使出閉門室中不容婢子出  
入人謂冰玉之操不是過矣如是者十五年所生子  
亦漸長大娶妻成立其子以母獨寢無伴送一婢服  
役堅拒再四強致之室是夜有美少年從幃中出就  
其婢淫高陽道偉岸游騰如馬騾之形婢極力得禦

不可卒為所私、頃之滅跡、狂奔告于子婦、子婦失聲  
太息而已、未幾、媼婦復媿身生兒、宛然人形、而容狀  
則象馬也、其子固請殺之、彼少年遂現形來罵、問何  
故殺弟、弟在、產應平分、所以殺者、懼割其產也、吾  
必訟之于官、其子亦無奈之何、一日偶言于群從、昆  
弟輩、于是中外一時奮袂爭欲來家驅逐此怪、會媼  
婦生辰、偽相慶賀、計伺其便除之、當日漸午、媼婦急  
趨入室、諸子姪尾其後、婦既下鍵、以石拒之、眾因破  
其扉而闖入、即命設饌于房、婦遽蔽身于幃、子姪移  
席近床相次就床而坐、幃中忽濺出馬溺數斗、浸淫  
面目、沾污衣履、杯盤狼藉、臊臭異常、各各狼狽而散、

或言馬屬午，故交接恒于日午。及午言京山李季公說。

### 驢言

緡雲縣有富翁某，畜一黑驢，慣乘至山莊，甚健捷。一日過浮橋，不肯行，鞭之，驢忽作人聲而言曰：汝莫苦我，欠汝債若干兩，今日已償足，汝亦將辭世矣。何為更躑躅向山莊去也？富翁大駭，而還。此驢入門，便仆地死。其夜翁病熱，三日乃殞。黃禹州言。

### 牛天錫

鳳陽泗州民家有一怪，自稱姓名曰牛天錫。見其家有好女，竊變形為美少年，宵分月皎，牕牖小開，忽被

隱入閨房與其女百計誘狎誑云身是牛郎鄉乃織  
女共謫人間合為伉儷女輒信之遂隆情好明日執  
子婿禮事主人甚恭歲餘作怪殊常減獲有触忤之  
者怒云我是汝家東床嬌客何得犯我輒欲鞭之于  
是互相設計陰召術士誦咒用劍擊而斃之應手有  
殺縮入地發土細驗乃是老牛之膝骨久埋土中而  
出詐為人矣江陰顧山民吳汴親見其事

豕妖一

萬曆戊戌秋荊州江陵城外沙市僧賣豕豕數頭  
有洞庭山估客寄宿其鄰舍空宅子下夜半忽聞隔  
壁隱隱若數人聚語殺聒耳不得眠披衣起坐諦聽



之其一曰、明年國家有事、大軍當過此地矣、其一曰、  
西方用兵、何關此地、只愁日久徵發、不免騷擾之困  
耳、其一曰、太平日子尚長、但吾與卿都不見矣、其一  
曰、咄、今日輪是何人、喫伊大刀去、因相與愴然歎  
歎、言未既、客作咳嗽、語遂寢、俄天將曙、忽聞驅豕  
就屠、乃悟、隔壁是豬欄、中夜刺之、皆豕言也、宿客悻  
汗如雨、走向主人言狀、其明年己亥秋、有播酋之亂、  
劉將軍豐都護諸將帥、後先引兵過荊州、勞瘁積時、  
借府庫錢糧而去、初、余聞于海樵山人、未敢深信、後  
過涪宮、訊王老人、與所聞適符、按廣古今五行記載、  
隋時渭南人寄宿其家、夜中聞二豕對語、則豕語自

古有之矣、或云、豕北方畜也、今無故而為禍、殆有慮  
乎、

豕妖二

萬曆癸丑六月、長洲縣陽城湖玄珠村民、夜夢家中  
所畜豬皆無首、怪之、開晨起視、欄中豬無一有首者、  
且覓食撥草蹂擾如故、民大怖懼、立命殺而食之、旬  
日間、一家七口蕩盡、吳人周虛館于其鄰、目擊斯禍、

雞怪

蘇州城東袁觀察長子奉軍住跨塘橋其家一日宰  
雞就烹在釜中熟矣乃忽跳出釜外昂首長鳴闔門  
驚怖祈禳懺悔、云是宅怪、後遂徙居城西久之、亦

無他祇

鼠竄

近年間、有人自無錫縣乘夜船來、船中藏鼠數百頭、  
經夜賒擾不得眠、遲明抵岸、鼠奔如陳、訊之隣舡、皆  
然、余聞其說、未信、偶過閤門內、立于扇行簷下、見店  
人爭取扇、匣子列于庭、以曝之、訊其由、荅云、被無錫  
老鼠走來、匣子幾被噬盡、今方去、獲安寢、若推問不  
虛、並符傳語、

黃鼠精

無錫縣龍庭華家、氏族甲于江左、有宗人某堂中、大  
柱內忽穿二穴、常見走出兩矮人、可二三寸許、主人

人怪之、擇日延道士誦經為厭勝之法、兩矮人復出聽經、遂之、則又無跡、命塞其穴、而旁更穿一穴、出入如故、主人治藥弩、令奴張以伺之、既出、斃其一、一疾走去、視之、乃雌黃鼠也、少頃、忽有矮人百餘輩出、與主人索命、僕從譁諫而走、又少頃、復有七八人、以白練蒙首、出堂中慟哭、仍復遂去、久之、聞柱中發鈴鉞聲、衆謂送葬、又久之、聞柱中簫鼓聲、衆謂鼠中續耦、聞其堂經月、怪便寂然、

蠶化為美女

遂昌王氏有妾居者、頗以節著、其家芥菴數篋、未及眠、倏忽不肯食、悉作軒首、欲立狀、妾怪之、適有微疴、

頓臥遂經三晝夜不視。一日啟篋則化為美女。教十人容姿嫵媚。紫衣碧裳。端然並立。奔告親媼。共聚而觀。冉冉緣壁凌檐而去。莫敢跡之。後其家亦竟無他也。聞于其宗人黃州牧。

黃楊一官人

長洲縣前有一宅子。數見怪異。主人空而鑿之。醫士陳生欲買而居焉。居後兩三日。忽見空中一物。時向陳牽衣投臂。陳怒厲聲叱之。奴即以頭戴其所馮。葉凡繞室而行。林苐之屬。無故自移。取其葉囊中格子布之于地。交錯累積。悉如算者。陳因持挺逐之。若擊樹枝。然搜其踪跡。疑是中庭黃楊樹梢。已附老矣。微

之鄰人亦咸謂此黃楊一官人作耗也。君宜速祭陳素不信幽怪，遂用巨釘貫其上，崇不止，取斧伐去，深之得盤根數尺，膏液淋漓注地如血，亟焚為薪，宅遂無怪。

### 項家帳

嘉興項氏書舍中，數有怪異。客卧其下者，夜常聞山呼舞蹈之聲甚微，起視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積月矣。忽一日，失火焚其帳，頂卧客望見朝衣冠而拜跪者數十人，形容長短皆相似，惶遽紛披，一倒入壁角縫中，搜索寂然，不詳何怪。

簾精

記

近蘇城里中一家，有少角女子立後門，見賣花人過，呼曰：取花來！其人開簾以蓮草像生花一對授之。女子曰：少待，我索錢去也。其人久立而伺，寂然無蹤，乃負簾而入，呼于室，諸婦女相顧而笑，尋思中外無人買花，窮其跡，忽見廁壁角中豎一筭簾，已徹矣。宛然二花插其上，乃知了角女子即此物所為也。遂還錢立命，取火燔之。

拍板精

萬曆乙巳年間，蘇城船場巷宋氏主人差便赴京家，數有怪空中常聞拍板聲，如人按曲狀，已而作吳語，聲甚清朗，因從人索食，其家搏食與之，取次食盡，搬

弄器物紛紛不止，隣姬來看者，輒呼姓名。如是半年矣。一日，主人歸，具白其事。主人怒，持大棒亂擊之。女怪呼曰：我是汝家至親，何為捶我？明日與妻孥遠屋，搜桑俱無所見。因至壞壁角中，索得一敝拍板，其上黏飯粒猶在，遂命焚之。棄灰河中，爾但怪絕。

宅魔一

常州某大家，延一姚江書生為西賓。其人少年，每總眠即覺，主人聞而問先生何故。夜覺答云：眠去輒夢有美麗女子裸形而來，荐枕綢繆，不覺失精而寤矣。如是者經歲，書生竟病瘠以死。主人心訝，以空為禍。



命相宅者來視之發其屋東頭第七椽下鑿出一裸  
形婦人燬火焚之出血如縷于是遂絕聞于太原徵  
君。

宅魘二

有士人遷入新居夫妻子女時相格闢家中減獲罕  
有寧者莫知所由累求禁呪而不能制後遇善相宅  
者路經其舍入門索鏡攬照乃命梯于堂屋正樑鑿  
破得木刻男女一雙長五寸餘眉目形骸根相悉具  
兩手各捩頭髮貫作對紐遍體青紫傷血淋漓方知  
匠氏行魘蓄之以禍人不知所也遂折薪焚之棄  
灰河中奔家貼然安好如故

宅魘三

弘正間吳下沉周先生一日往常熟夜宿沈家濱借主人船屋暫寄栖泊衆謂此屋有怪不可居先生曰何害夜靜後微竟有異跡先生起立于船首仰屋大叱一聲忽見梁上墮下小木偶人高三寸許形甚醜特可惜急藏于巾箱中安寢如故明日入刺主人坐定便推問君家船屋是何匠氏所營其人安在乎主人曰昔年是某匠造其家相去不遠也趣使奴召至先生呼于靜處出箱中亦偶私示之遂與將婦其人便急走行數十步未達家忽中忽而死從是怪絕六

聞于太原徵君

嘉靖初年間有李福連弟子江西段簡子使役鬼物  
坐通變化段後不遵師教廣求姦路羅致貲財旁邑  
有娼居少婦家富于藏姿容婉媚夫亡踰年悲慕不  
己一日段携花籃竹簡過其門隔窓謂其婦曰吾嘗  
入冥見夫君披枷帶鎖苦楚萬狀娘子忍不一濟之  
乎婦慟而出問何因見夫君段曰鬼者召可立至當  
令與娘子中夜于隔帷寤語可也其夜張幕設席陳  
酒食焚紙錢命娼婦先解衣而寢段從隔帷幻出亡  
夫聲音模樣宛然無二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因  
求歡好婦撤帷就焉比曉嗚咽而別一時叮嚀在世  
見人揮金脫罪賄賂公行今來地府亦復如是所焚

假紙錢與益金銀是我儲之鄉莫吝惜多將擲置水  
缺中取以資冥拔苦或得開生路也婦如其言明日  
汲淨水一缸置于中庭出所藏銀錠次第投入凡投  
數十錠莫不鏗然有聲撈視都亡見矣婦遽取缺水  
傾覆之一無所有從此失段所在奇家怪怖莫知其  
然段既擅婦家之財復毀其節術以此遂不神未幾  
入長安世廟捕而戮之于市籍沒出金銀二山並  
勲成家物也福達聞之損足大怒罵曰貪財好色之  
徒必罹天譴往嘗誡奴以謹密自固今竟為財色所  
迷宜其殞厥命哉李亦自此絕跡人間矣段與南昌  
人黃企石隣居黃所傳說

好律二

江陰周岐鳳與岫頭錢指揮燦周旋甚厚而岐鳳淫  
妖素善役字之法往以幻術醉人一日館于燦家  
燦新納一妾年貌兼美鳳窺見輒生奸謀陰令館童  
入內索髻絲一縷銅鏡一面妾以新來不知外事具  
如所須是夜坐于燈下未寢忽聞窗外呼其小名不  
應頻呼不已自覓坐身不定精神恍惚若有憑焉因  
奔告燦令婢使共守之潛出伺于門扇間見岐鳳  
方被髮按劍持鏡向臥內而旋繞口喃喃讀呪文燦  
因勵声大喝命左右擒下痛捶之逐出境外明年妖  
術敗露世廟縣圖購募岐鳳亡命來投燦乃賦詩

之<sup>却</sup>、有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慟哭而去潛窺還家其妻不與寢處曰萬一有身何辭以謝捕者岐鳳憤恨出門鬱鬱不樂卒以客死高承先少游燁家具知委曲

### 妖術三

姚江有幻術書生以館為名慣用妖符咒文攝誘婦人淫者無不中其術有主人之妻美而潔燈下忽大呼謂其夫曰妾今夕必出與西宿諧偶鄙志不能終矣夫大駭急詣書舍排門而入見此書生方被髮高步執持刀索繞立于案前作法忽過主人惶愧無地踉蹌走出左右不及縛打棄其書篋而亡董太史其

昌說

妖術四

又一姚江書生使其館僮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母怪之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牡馬尾繫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之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東衝西突來啗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牆壁悉被蹋圯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井中終至底馬亦隨入尋被嚙死見者稱快亦董太史說

石妖一

武林有諸士子結社讀書山中牆側有搥衣石一片

潔澤潤膩人嘗坐之。暑月乘涼則士子皆裸裎其上  
為常。如是幾歲。同舍中有張生者。失其名。為人頗蕩。  
一夕忽見青衣女子來就之。偶綢繆累日。時或髣髴  
見之。生初秘而不言。後稍泄。池于同舍。同舍咸以為  
妖。夜伺其至。衣飄飄。有聲群擁入室。共持抱之。取繩  
縛急。因用劍砍。倏然不見。所縛者。張生衣角耳。明日  
都無所跡。惟搗衣石上劍痕在焉。便共劊掘其根。入  
地已三四尺矣。擊碎。取火焚之。血出如。滿。余嘗見一  
書載陽羨縣小吏吳龔于溪中見五色練。取納床  
頭。至夜化成女子。則婦人為石。亦能為婦人。無不  
有矣。



石妖二

先年武林有少年結伴看春至按察司前久立稠衆之中其下偶停一空擔之中有一白石子膩澤可愛疑是壓秤物也少年不覺摩娑入袖夜歸取納床頭忽見一碧衣女子映月而至就之求合捫其體如冰固叩無語少年惧是鬼物急取火視之忽不見矣明日復至拒之如初衆咸謂此石為祟乃移至他室遂絕後遇玉工出示剖之得白璧為頂色非常因獲厚

石妖三

吳城中一衣冠家有紀綱夜起如廁忽聞中庭人聲

異常怪之、走視、靜無所見、便倚却庫門兩傍石柱諦聽、其中相與語如人、聲湏洞、不可解、徐呼守門者同視之、因令舉家共聽、尋聲只在石柱中、晝則寂然、數夜如此、後忽絕、踰二年、主人病瘵死。

### 石馬

蘇州亞字城南盤門外舊多衣冠塚、不知何墓石馬、夜走入城中、一夕監門持劍伺之、終行至子城內、被落其首、怪跡遂絕、至今盤門有無首石馬在焉。又城西問丘坊巷、只有一石馬、沉水坎地、遂為石馬淹。名也。者舊相傳坊中有娘、墳建廟、其上此石馬、即墳前物、一夕飲水于河、為浣婦見而叱之、遂止不。

以是名之。是宋徽宗妃子某氏，為金寇追急，投于  
管井以死。吳人憐之，為卜地築因立廟祀。為張指揮  
家住巷西，俗遂呼之曰石馬張。又閭門外普庵橋內  
有壽山庵，門踞一石馬，僧徒稱是古墓上移來，居  
民思鎮厭之，庵所由創始也。

### 金銀精

嘉隆間，江陰縣楊舍堡顧叟者，先貧，嘗磨麵賣之。一  
日忽有兩人，一黃衣，一白衣，乘船從下流入堡，直詣  
其家，叟詰之云：從錫山來，偶缺資斧，借百錢還船，真  
願質衣以償。翁忻然，便從店櫃中倒錢數與。以兩人  
既還船，直走入門，便撲仆在地，鈞然有聲。叟大駭，就

視之乃一金人一銀人也並長四尺餘翁即舁之以入於是驟致巨富二子入皆享游太奈遂為楊舍富人或云此金銀二人是古帝王墓中物久而成精怪也

### 床下狗

萬曆癸丑春平橋戚伯堅家為兒娶婦終入門嘉禮初畢忽見一白狗突走入床下舉家忙迫急取火環視都無所見却後歲餘此婦以怨憤成病而死後家人收其尸忽又見一白狗自床下突走出廢跡之復失歷觀古今犬禍甚多未有如斯之異者也甲寅冬伯堅在李雲杜楓橋舟中親說

雞雉鼠

萬曆戊申閏門炭橋下卅戶屈成章家母雞哺雉兩  
首一雞而首一鼠無尾駭而棄之其年成章死成章有三  
子長子爭財夜持杖毆母成章見形燈前手擊其子  
肋下者三不勝相持格鬪及明而滅停數日子行至  
尚書坊下銀工姚甲取石擊中其腦而死

海嘯

萬曆甲寅三月廿六江陰縣花涇港口海夜嘯平明  
漲出一波約六七里許沙上有磚甃街二上堆積太  
古老錢狼藉數萬居氏男女爭往拾取各得滿手或  
以衣襟貯之而歸驗其文悉是宋時崇寧通寶錢也

畫插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蘇州閶門外下塘西冶坊濱沈廷華儒醫故族家開米碓其堂屋後逼近內寢以山牆一帶分隔中外牆故矣粉堊湮敗初有三足蟾蜍一頭三角紅如珊瑚緣牆行走看人稠疊竟為持去不知所向俄墮墻下地如裂狀走出數十人並長六七寸或老或少或好或醜或烏紗絳袍或角巾野服或垂白寡髮魚貫而進從廷華徵命紛紛相就罵曰還我寶來群眾驅逐薄暮忽跳躍四散而隱明日其家新婦晨起梳妝出房忽見故墻上幻出五色彩畫宛然金碧山水一幅也大駭急走報其姑于時

親故無不來看，明日換青綠山。又明日換諸細巧人，  
物故事，或染麒麟望月，或寫丹鳳朝陽，一日一變，繪  
葦鮮明，姻家吳太學看時，適見有兩仙人坐樹下，相  
對圍棋。朱逸人與客往觀，適見有衣錦嬰兒，投少婦  
衣裾而立，時看人以爪觸傷，婦頰血出如縷，如是累  
月，其家迎羽流符咒多方不能治，近來未委如何。

袖掌化魚

萬曆十六年，吳江縣二十八都書生馮涵，載米向蘇  
州山塘糶賣，總入閤門，忽覺袖中頗重于常，摸之得  
生人掌，鮮白帶血，暖氣猶蒸，馮怖恐，不知所出，遽納  
諸袖，心色雙壞，復出閤門，不索米價而還，倉忙辭纜。

行至尹山塘，忽見水面有大白魚躍入舟中，潑刺跳轉不已。人輩合手掩取，閉之下簾。良久啟視，乃一生人，齧也。鮮血淋漓，而無手足。馮生以此發悸，病狂。對人數噉糞穢旬月而殂。嘉禾朱九成異其事，叙之。

紅沙煞

相傳民間嫁娶忌用紅沙。曰：萬曆初，吳興監祭御史顧爾行，巡按順天時，夜宿某驛亭下，霧月朦朧，更闌人寂。侍御微服出步于路傍，忽見敗墻角中有一朱衣人，長可數十丈，自帶已下皆不見。傍徨其間，左右皆驚辟易走。侍御從容正色而問曰：卿為誰？是魑魅罔兩之屬耶？朱衣人俯躬言曰：某非魑魅罔兩，乃紅



沙熱神也。前有娶婦者，至將不利之卒而遇公，其災  
可免矣。言已，倏然遂滅。俄頃間，遙望燈光隱隱，有鼓  
吹導從之聲，殷然統驛亭而去。侍御還檢篋，中五行  
書，因取年曆校勘，其日果紅沙忌也。明畧傳教于外，  
一切嫁娶之家不得用紅沙日。侍御在王徵君席上  
自說如此。

土煞

無錫浦氏，庚戌冬，奔柩時，犯三煞，昇棺者脚折指墜，  
登舟棺覆于水，復損四郎目。長洲丁氏考墓，犯土煞，  
死者三十人。吳江沈進士家，葬山犯雷煞，兄弟三人  
拜地不起而死。二事並忘年月。近城東陳秀才，乙卯

四月考墓祀太歲官符諸煞午後迴舟爭道舟人婦  
格鬪危閭門楊紙鋪已亥年考墓得盤龍地形誤擇  
四庚葬之以為天元一氣祀陰府煞死者十五人並  
許復初記

冰上花

萬曆戊戌冬南京秦淮河數里皆冰：上幻出奇形  
異樣花草如桃李梅杏之屬葉幹分明宛與寫生折  
枝無二雖綾工畫客不能繼其跡焉橋上看上如堵  
墻終莫得而解矣十餘日乃滅明年京畿大水傷稼  
壞屋廬耆儒王崇德初家于京目覩斯異

猶園卷之十四終